

为孩子掀起世界的一角

天天典藏 ♥ 黄蓓佳
Tiāntiān Diāncáng Huáng Bèijiā

小船，小船

被誉为“一生都能阅读的作家”

用写作成人文学的心力
和笔力写作儿童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天天典藏♥黄蓓佳
Tiāntiān Diǎncáng Huáng Bèijiā

小船，小船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船, 小船 / 黄蓓佳著. — 北京: 天天出版社, 2010.11

(天天典藏·黄蓓佳)

ISBN 978-7-5016-0325-1

I. ①小… II. ①黄…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3575号

责任编辑: 左 眩

美术编辑: 罗曦婷

责任印制: 史 帅

小船, 小船

黄蓓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出版

<http://www.tiantianbook.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东中街42号 邮编:100027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发行部 总经销

字数122千字 成品尺寸148×210毫米 32开 印张6 插页8

2011年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5016-0325-1 定价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4169902



黄蓓佳，出生于江苏如皋。

1973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1984 年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创作室主任。

主要成人文学作品：

长篇小说《夜夜狂欢》、《新乱世佳人》、《婚姻流程》、《目光一样透明》、《派克式左轮》、《没有名字的身体》及《所有的》。

中短篇作品集《在水边》、《这一瞬间如此辉煌》、《请和我同行》、《藤之舞》、《玫瑰房间》、《危险游戏》、《忧伤的五月》及《爱某个人就让他自由》。

散文随笔集《窗口风景》、《生命激荡的印痕》、《玻璃后面的花朵》及《黄蓓佳文集》（四卷）等。

主要儿童文学作品：

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我飞了》、《漂来的狗儿》、《亲亲我的妈妈》、《遥远的风铃》、《你是我的宝贝》、《艾晚的水仙球》及“五个八岁”系列长篇。

中短篇小说集《小船，小船》、《遥远的地方有一片海》、《芦花飘飞的时候》及“中国童话”系列等。

获奖情况：

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优秀儿童文学图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及省部级文学奖数十种。根据以上作品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和戏剧获得国际电视节“金匣子”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2010年获得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日文、韩文出版。短篇儿童小说被收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及日本汉语教材。

谁让我如此牵挂

——黄蓓佳自序

一九七八年，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开篇之年。之前我也写作，写的却是成人文学。

那一年我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那一年也是“文革”噩梦彻底结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我的世界观、文学观随同新时代和新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深陷彷徨之中，不知道往下的路如何去走。我尝试换一种创作状态，刚好又收到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老师的约稿信，就给他写了一篇儿童小说《星空下》。

小说很快发表，并且紧接着在江苏省获奖。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化妆晚会》，刊物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稿。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地夸赞。那时候我年轻，年轻是听不得表扬的，读者一喜欢，编辑一欣赏，再获上几个小奖，劲头就像高烧时的体温表，噌噌地上去了。我写得忘记了白

天和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两篇我的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笔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四十来岁的为人父母者，他们牵着孩子的手来买我的最新作品时，总是感慨万端地说：“小时候我是读你的儿童小说长大的呀！”这时我心里忍不住有一种震颤，是发自心底的感动。世界这么大，人和人之间的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少年文艺》当了一回纽带，它把我和读者们亲密地系到了一起，使我的收获远胜于耕耘。寂寞人生路上，每当想到有人在读着我的作品，在喜爱着我的作品，心里的感激无以言说。

北大毕业，回江苏工作。结婚了。做母亲了。进江苏作协当专业作家了。顾宪谟老师退休了。我不再写儿童文学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我写成人的短篇、中篇、长篇。写散文和随笔。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偶然地，想起从前在大学宿舍里挥汗如雨为《少年文艺》赶稿的日子，竟有点恍然如梦的错觉。

一九九六年，我的女儿小学升初中。身为母亲的我，和孩子共同经历了一场算得上惨酷的升学大战（那一年小学升初中是要凭成绩录取各等级学校的）。考试结束，尘埃落定，我在整理家中堆积成山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卷时，心中感到了酸涩：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地跨入人生的吗？他们必须要这样过关斩将，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能被社会发一张“许可证”吗？

很随意地，我和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谈起感想，竟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怂恿，他们说，你写出来吧，写成小说吧。

就这样，我用了大概二十天的时间，写下了《我要做好

孩子》。平均日写万字。对于人到中年又家务缠身的我，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狂奔速度。不是我自己在奔，是我的文字、我的人物、我的故事在引领我疾走。写的就是我女儿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女儿在学校的生活。太熟悉的内容，简直不需要编排，不需要想像，只需在书桌前坐下来，无数生动的场景便争先恐后要涌出笔端，有一种欲罢不能的酣畅。

小说完成后，又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大概也是一个月吧。记得我是十二月初才决定写这本书，春节刚过，漂亮的样书已经送到我的手上。女儿先看。她是自己在看自己，连看三四遍，一边看，一边嘻开嘴巴，一个人偷着乐。然后，我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了孩子们惊叹一句同样的话：金玲跟我真像啊！阿姨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的呢？

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可我知道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千千万万个“他们”中的一个。我写好了女儿的故事，自然就写好了“他们”的故事。

同样是受编辑和读者们的鼓舞，同样是一发不可收的热情，我接着又写了《今天我是升旗手》，写了《我飞了》，写了《亲亲我的妈妈》，写了《你是我的宝贝》和《五个八岁》。我惊喜地发现，当年写作儿童文学的感觉还在，当年的快乐也还在，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一次飞翔。

快乐并忧伤，或者说，快乐并思想，这是我对自己写作儿童小说的要求。不有趣不行，仅仅有趣更不行，得让我的文字和人物在孩子心里留下来，很多年之后还能记住一部分，在他们回想童年时，心里有一种温暖和感动。

我时刻都在问自己：我做到了吗？

生活是如此丰富，我写作的过程，就是享受生活的过程。

无数次地，当我给我笔下的孩子划出一个生活圈子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成了这个圈子的隐身的成员，呼吸着他们的空气，偷听到他们的对话，也感受着他们的痛苦，最后又和他们一起飞扬。我可以同时变身为几个孩子，时而张三，时而李四，他们的快乐和忧伤我都能懂。我和他们之间有一条秘密的心灵通道，一旦变身，我就能够进出自如。时常有人问我：你是如何揣摩儿童心理的？我觉得这句话问得奇怪：我干吗要揣摩呢？我真的不需要揣摩，因为我的人物和我自己成为一体，我们彼此相知，感同身受。

这就是写作的魅力：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一种面孔，一些梦想。我写了，我就代替我的很多人物生活过了，享受过了。我自己的生命在这其中日益丰富。

谁在让我如此牵挂，多时不见就魂牵梦绕？是我亲爱的读者，亲爱的孩子们。离开他们的目光，离开他们的鼓励，我的心中会空荡荒凉。

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漫长，可是实际上却又短暂，短暂得好像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我当年扎着小辫子去邮局寄稿件的样子。

在我刚刚提到的几部小说中，《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亲亲我的妈妈》都已经多次获得国家大奖，入选教育部门和出版部门开列的必读书目，但是我个人比较心爱的却是一本《我飞了》。我在这本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最后一天在电脑上点击了“存盘、打印”的时候，我坐在冬日的窗前，心中感受着一种无边无际的纯净和光明。我忽然很舍不得离开我的这两个孩子——单明明和杜小亚。他们像我笔下无数的人物一样，只是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且哭且

笑地陪伴我三两个月之后，倏忽而去，从此便无影无踪。我心里留下的全都是快乐，那种带着忧伤带着想念带着祝愿的快乐。

我也写过一些从前的故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事，比如《漂来的狗儿》，比如《遥远的风铃》，比如《黑眼睛》。我已经替别人写过很多童年故事，也应该替自己写一点，留下一个纪念。书中写到的梧桐大院是我儿时生活时间最久的院子，书中主人公小爱的家庭差不多是我的家庭，那个长满芦苇花的美丽小岛，是我度过青春时光的插队地点，还有八十年代的“青阳”小城，实际上是最熟悉最难忘怀的故乡城镇。这一类的作品，可能以后我还会写得更多。我不担心现在的孩子能否读懂从前。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来说，历史、年代、背景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古往今来人性是相通的，人的灵魂的改变不会如城市风貌的改变那样快捷、果断、挥挥手不带留恋。灵魂总是要恋旧，要回顾，要一步三叹，要徘徊低惋。灵魂总想知道自己的历史，还想知道自己的父辈、祖辈、祖祖辈辈的历史，想知道他们从哪儿走过来，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欢乐和悲伤过什么，激动和郁闷过什么。读这一类的小说，其实是读从前孩子的生活状态，读出那个时代的尖叫、追寻和梦想。那些昨日的影像，已经泛黄，可是并不破旧，更不破碎，相反，因为积淀了岁月的沉渣，反倒散发出怀旧的温暖，有大地深处的气味，有旧棉衣柔软的手感。

我笔下的孩子们：金铃、肖晓、单明明、狗儿、弟弟、小芽、艾晚、梅香、小米……他们的诞生之日，就是离开我生命的时刻。离开我的姿态是同样的：我的手一松，他们就如鸟儿

一样扑棱棱地从我的键盘上飞起来，眨眼间不见了踪影。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最终会飞到谁的家里，和哪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结为好友。

可我喜欢看到他们的飞翔。我知道他们已经飞遍全国，飞到了亚洲各地，还飞到欧洲的不少地方，和蓝眼睛黄头发的孩子们交上了朋友。我祈愿他们能够保持体力，一直飞到未来。

我知道我是努力的，我把孩子当上帝一样尊敬，从来都没有低估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我努力追赶孩子们前进的步伐，像夸父追日一样辛苦。这样，孩子们进步了，我的作品也就进步了。

还要努力。写作的快乐就在努力之中。

目录

小船，小船	001
当我还在童年	012
小河流过门前	020
深山里的孩子们	031
五（1）班的“备忘录”	040
心声	050
雪·太阳·村庄	058
天边的桃林	070
在那绿色的山上	081
在你的身后	095
遥远的地方有一片海	105
太阳挂在天上	114
芦花飘飞的时候	122
会跳舞的摇摇	161



小船，小船

Xiao chuan xiao chuan

虽然明明知道，不会有人摇着小船来接他上学了，芦芦还是大清早就拄了双拐，一步一步挪到河边。

他走到那块形状像个小山羊的石头边，吃力地坐下来，又把双拐从胳肢窝下移开，合到一块儿，轻轻搁在“山羊”的脖子上。过去，每天早上，他总是这样，高高兴兴地骑着“山羊”，等待从河边的芦苇丛里蹿出一只小船，把他摇到学校去，这只“山羊”，他骑过多少次啦，数也数不清了，“山羊”的背脊都磨得油光锃亮的了。“山羊”是石头的，永远也长不大，永远也不会说话，不会叫；芦芦呢，却是一岁两岁地大了，又高了，肚子里还灌下了一瓶一瓶的“墨水”——他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啦。

东边的天空火红火红的，青青的芦苇映着这片霞光，微微闪出一种紫色。叶片上有露水，水珠儿是红的，芦芦的头

一动，红水珠儿就跟着闪出蓝的、橙的、黄的各种颜色的光芒，就像神话里的那种宝珠，不时的，有一只翠绿的小青蛙噗的一声跳上芦苇，蹲在叶梗上，那水珠就纷纷地往下掉落，落在清碧碧的河水里。

芦芦坐在“山羊”背上，一动不动地盯着这片芦苇。往常，只要太阳光一照到芦苇尖尖上，小船准会从里头钻出来，笔直地驶到他脚下，小船是放鸭用的，小得像个玩具，站在船上的刘老师，小小的个子，圆眼睛，小嘴巴，两根细辫子，也像个快快活活的小姑娘。刘老师会叫一声：“芦芦，上船吧。”然后跨到岸上，让芦芦爬上她的背，小心地上了船，把芦芦安顿到最稳当的地方坐下，又返回去把他的双拐提过来，再接下去，刘老师就用一根竹篙把小船撑到小河深处。河水在身边哗哗地响，风把刘老师的衣服吹得像张开的帆。这时，芦芦总会从书包里掏出一根洗得雪白雪白的芦根，塞到刘老师手里。芦根又嫩又甜，刘老师最喜欢吃了。她总是咬一口，一面咝咝地吮着甜水，一面说：“比梨还好，好极了。谢谢你，芦芦。”有时候高兴，刘老师还会轻轻哼上一段越剧。她是城里插队来的知青，会唱一口很好听的越剧呢。

阳光抹上了芦苇尖尖，小船还没有出来。小船不会出来了，再也没有人摇着小船来接芦芦上学了。十天前，芦芦也是这样坐在“山羊”背上等呀等呀，一直等到日头挂到村口的大白果树梢上，也没有看见小船的影子，芦芦回家告诉妈妈，妈妈生怕刘老师病了，赶紧绕上几里路赶到学校去探望。可是，哪儿都没有刘老师。大家找到河边，河心里孤零零地荡着那只放鸭的小船。就这样，刘老师的尸体被人从河里捞出来了。芦芦听人说，刘老师准是不舒服，头一晕，掉进了水里。刘

老师不会游泳，这是芦芦知道的。偏偏那天附近岸上没有人，她就这么沉下去了。芦芦趴在“山羊”身上嚎啕大哭，哭得村里老老少少都掉了泪。老人们说：“唉，天有不测风云啊。”妈妈说：“怎么就偏偏淹死了她呢？把我替了她也好啊！”

芦芦从此沉默了。他变得爱发火，爱哭，有时他一个人跑到这里，一坐就是一天，谁也引不出他一句话，谁也不能把他拖回去。人们可怜他，体谅他的心情。唉，残废的孩子嘛，心灵本来就受着伤，脆弱得像玻璃棒，失去了比妈妈还亲的刘老师，他一时哪能受得了啊。芦苇忽然动起来了，发出簌簌的响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头乱撞乱碰。

“小船！”芦芦在心里惊叫了一声，连忙把身子向前探过去。真的，真是那只小船，船头尖尖的，从芦苇丛里七扭八拐地冒了出来，一直停在芦芦脚下。

“哦，不是刘老师。刘老师不会来了。这辈子也看不见她了。”芦芦失望地扭过头去。

小船上跳下一个姑娘，脚步咚咚的，走到芦芦面前。

“哦，我猜你就是芦芦，是吧？”她的声音活泼泼的，又脆又亮。

芦芦抬起头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他心里很不高兴：为什么要划刘老师的小船？刘老师用过的东西，凭什么给你用？

“芦芦，我跟你说，我是新来的老师，也姓刘，叫刘小玲。”

芦芦忽然鼻子一酸，莫名其妙地难受起来。也姓刘？为什么也要姓刘呢？不管怎么说，刘老师是死了，她不会再驮着芦芦上小船了。多好的刘老师啊！

“芦芦，你听我说，以后我天天来接你上学，知道吗？今

天是星期日，不算，从明天起。可不许迟到啊。”

芦芦惊讶地仰起头来。怎么，她也要摇小船接他上学？她……这个高高大大的小玲老师？不，她跟刘老师不像，一点点也不像。可是，她说了，她要接他上学，真的。

芦芦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他想，是不是应该站起来呢？他扭过身子去拿双拐。谁知道小玲老师一把拿了过去，凑在胳膊底下试了试，说：“哟，倒还挺合适。可惜太原始了，做辆手摇车多好！”

芦芦没有做声。

小玲老师又问他：“你是怎么跛的？生下来就这样吗，还是以后病的？”

芦芦最怕人家提这个“跛”字，大家也知道。村里的大人孩子，学校的老师同学，从来不当他面问这些的。这时，他一下子涨红了脸，伸手把双拐夺过来，瓮声瓮气地回答说：“不知道。”

小玲老师愣了愣，眼皮子眨巴了几下，像突然明白过来似的，笑了笑，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在“羊”头上：“嘿，芦芦还讳疾忌医呀。告诉你，我还准备给你扎扎针的呢，也许能好点儿。你别不信，真的，我会扎针。等有空，我问问你妈就行了，你不说，你妈总肯说的吧？”瞧她说得多自在！一口一个“跛”，一口一个“病”，芦芦真受不了。刘老师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她总是那么细心地替芦芦考虑一切，从来不肯让芦芦受一点委屈。唉，刘老师你可知道芦芦想你吗？

芦芦眼巴巴地盯着那只小船，心里有些酸酸的。他又想哭了。新的总不如旧的好，真是这样。芦芦心里跟刘老师的那段情意，好像怎么也割不断了。

别扭归别扭，上学还是要上的。第二天，芦芦早早地就坐在“山羊”背上，而太阳刚一露脸，小玲老师的船也到了。小玲老师也把他驮在背上，往船上走。小玲老师的背是宽宽的，叫人趴着很实在，不像刘老师，又小又瘦，芦芦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压折了她的腰。可是，就这样，刘老师还硬是要天天背他上船。小玲老师用五分力气，刘老师就要用十分力气呢。芦芦这样想着，心里越发留恋起刘老师来。

小玲老师把船撑进河心里了，她好像还不太会使竹篙，深一下浅一下，小船也就东一拐西一扭，让人心里怪害怕的。可是小玲老师不在乎，她挺使劲，也挺高兴。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红扑扑的，亮闪闪的。“刘老师没有她模样好。”芦芦在心里承认说。这时他忽然想起了芦根。“对了，这是新鲜玩意儿，小玲老师一定没有尝过。”他伸手到书包里，掏出一截雪白雪白的芦根来。

“小玲老师，给你尝尝。”

“什么？”

“芦根。”

小玲老师笑嘻嘻地接过去，在手里翻来覆去端详了半天：“好吃吗？”

“好吃，比梨还甜呢。”芦芦很热心地告诉她。

小玲老师笑着摇摇头，把芦根又扔给芦芦，说：“别吃这个，不卫生。这里头说不定有多少寄生虫呢。”

芦芦一下子委屈极了。她不要芦根，还说不卫生。她瞧不起我们。刘老师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呀？刘老师总是高高兴兴地接过去，一边嚼，一边眯缝着眼睛笑。她从来没有嫌我们不卫生……